

3

9 8 7 6 5 4 3 2 1

2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JAPAN
Tama

久
太郎
著

日本政記

九

リ伊5
706
9



日本政記卷之九

賴襄子成

著於保持

後三條天皇

諱尊仁。後朱雀第二子。母陽明門院禎子。在位五年。改元一曰延久。禪位

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葬神樂岡。

秋七月。天皇卽位於大政官廳。年三十五。關白左大臣教通。右大臣兼左大將師實。內大臣兼右大將師房。並如故。帝生七年。入宮。謁後朱雀。進退有度。觀者異焉。後朱雀殊愛之。立爲後冷泉儲貳。尚方有壺切劍。例傳東宮。賴通不肯曰。雖爲太子。自非藤原氏出。不可得也。帝

聞之曰。吾何用此一劍爲。中外爲帝孤立無援危之。會有罪人匿官側。吏來圍宮。宮人驚擾。帝徐起更衣。復座自若。旣而事定。人疑儲位有變。有相者曰太弟龍質。誰得動搖。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月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卽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先是藤原氏競以驕侈相高。賴通造高陽院。壯甚。教通興二條第。愛美。賴通不擇。言之於師實。師實曰。我族所爲。誰敢容議。自帝卽位。皆畏惧自戢。賴通屏居宇治。不與政事。教通雖爲關白。備

位而已。八月。造大極殿。延久二年。己酉春二月。敕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一切罷。雖在以前。契券不明。及有蠶蝕者。停止。三月。車駕幸石清水大廟。時俗日趨華侈。帝欲革其弊。乘輿鹵薄。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夏四月。立皇子貞仁親王爲皇太子。秋七月。立馨子內親王爲中宮。停諸國御厨贊後院御贊。八月。關白教通罷左大臣。師實爲左大臣。師房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信長爲內大臣。信長。教通子。帝最重師房。叙從一位。

聽輦車入宮門。冬閏十月。始置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聽斷民間訟訴。

二年。庚戌春二月。定絹布制。禁中火。主殿寮撲滅之。停近江今年日次御贊。廢筑摩御厨。令高砂御厨進菜蔬。停魚蟹。三月。以教通爲太政大臣。夏四月。遣使備前。檢察銅金綠青。

三年。辛亥秋八月。教通辭太政大臣。新宮成。徙御。

四年。壬子夏四月。大極殿成。秋八月。定沽價法。九月。

定斗升法。帝欲審量制。令藏人頭藤原資仲。督作之上。

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使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然後資仲取穀倉院米量之。後世遵用。謂之宣旨升。冬十二月。天皇不豫。禪位皇太子。帝奪藤原氏之權。關白教通嘗作興福寺南圓堂。令大和守督役。守任滿。教通請其再任。不許。固請。帝奮髯曰。攝關之可憚。以其爲國戚。如朕則何有。教通大恚。拂衣起曰。藤原氏爲卿相者皆罷。春日神威今日墜地。諸藤皆起。朝廷爲之一空。帝不得已。召還教通許之。帝欲禪位居院決政。而未幾崩。前關白賴通聞而嘆曰。帝季世明主。而早世如此。我邦

不幸也。大江匡房稱帝治。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當帝時。大江匡房源經信。藤原資仲。源隆俊。源隆綱。並任參議。匡房以嘗侍東宮。最眷遇。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以強敏稱。資仲右大臣實資孫。稱有祖風。隆俊。隆綱。並權大納言。俊賢孫。隆國子。帝爲太子。嘗憲隆國無禮。欲報之。於其子。嘗窺隆俊入直。正笏端坐。處事敏給。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有射狐於齋宮者。朝議定其罪。或曰。狐未歟。隆綱抽筆書讞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愛其文藻。乃登用二人。隆國季子俊明爲左少將。會

禁內火。帝避之。路人喧填。俊明執弓歐逐。乘輿得前。帝悅。因亦受恩。其愛才如此。

賴襄曰。世傳御府藏應神帝玉冠。歷世天子。每大嘗冠焉。未嘗適也。獨後三條帝穿之。適焉。其魁偉可知也。烏知非宗廟之靈特生降之。以匡復國家之衰運也哉。而帝十歲爲皇太弟。三十五卽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歎以爲我邦之不幸。信矣。大江匡房比之承和延喜。則非篤論也。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

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儲宮也。或念卽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警其不是。嗚呼。是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爲樂。而以億兆爲憂。是故一旦卽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磐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馭者。由是道故也。唯然是以其所使。唯其才。不以愛憎爲取捨。不敢私便於已。利於天下而已。帝察於民。

事。非歷世帝王所及。如其親定斗量制。亦其一端也。吾嘗試因是論帝之政。皆出於天下之正。而已不與焉。猶斗量之不容私也。夫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覈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齟齬。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歎嗟如此。蓋藤原氏之幸。乃我邦之不幸。其實我邦之不幸。卽藤原氏之不幸也。彼與宗社同休戚者。

而自其父祖不肯恤國家。而營己之私。至此乃知其非爾。雖然。藤原氏之營私也。亦由歷世帝王之自徇其私。唯帝也無私。故足以禁其私也。如白河。非不剛健。唯以其剛健。以濟其私。故聽政愈久。而紀綱愈亂。遂釀成保元之禍。白河之久。與後三條反。亦我邦之不幸也。降及弘元。有後醍醐帝出。其剛與明。可以遠續。延久之遺緒。而復急於其私樂。不能反天下之正。以撥天下之亂。是亦我邦之不幸也。噫。何不以後三條之心爲心歟。

白河天皇

諱貞仁。後三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贈大政大臣能信養女。實權中納言。

公成女。在位十五年。改元四。曰承保。承暦。永保。應德。禪位皇太子。後四十三年崩。壽七十七。火葬衣笠。

山東麓。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藤原教通關白如故。立皇弟實仁親王爲皇太弟。

五年夏五月。太上天皇崩。葬後三條天皇。

承保元年。甲寅春二月。前關白賴通薨。夏六月。立女御

藤原賢子爲中宮。左大臣師實女。實源氏也。初。賴通每戒師實勿闕朝參。後三條使藏人覘外朝。某在否。師

實未嘗不在。帝召與語。問其有女否。對曰。有。卽命嬪事東宮。師實實無女。以所子養妻姪對焉。賢子是也。卽夜詣宇治。謝賴通曰。非遵庭訓。安得此榮。冬十月。上東門院崩。年八十七。

二年。乙卯秋九月。關白教通薨。冬十月。以左大臣師實爲關白。初。賴通讓職教通。約他日傳之師實。及教通疾病。請傳之其子信長。上許之。以中宮哀訴。乃與師實承暦元年。丁巳春二月。右大臣兼左大將源師房薨。夏四月。以參議藤原師通兼左大將。師通。師實長子。冬

十二月。先是創法勝寺於白河。至是成。建九層浮圖。給封一千五百戶。

二年。戊午冬十月。帝臨法勝寺。修大乘會。

四年。庚申春。賀陽高倉三條三宮並火。秋八月。以內大臣信長。超拜大政大臣。

永保元年。辛酉冬十月。幸石清水。敕下野守源義家扈從。義家賴義長子也。先是園城寺與延暦寺僧徒數相攻鬪。遣敕使禁之。不可制。故倚義家威命。警護道途。

二年。壬戌秋七月。大內火。冬十一月。前鎮守府將軍伊

豫守源賴義卒。十二月以大納言源俊房爲右大臣。師房子也。是歲旱饑。停營造宮室。

三年。癸亥春正月。以右大臣俊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顯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師通爲內大臣。顯房俊房弟。爲中宮父。

應德元年。甲子夏造園城寺金堂。秋九月中官藤原氏

薨。

二年。乙丑冬十一月。皇太弟薨。

三年。丙寅秋。興離宮於鳥羽。課畿內七道徭役。究極鉅麗。

冬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爲皇太子。卽日讓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弘大剛斷。政自己出。相門歛手。頗有後三條風烈。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並任者。旣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其意。

賴襄曰。齊衡而後而得宇多。正曆而後而得後三條。如陰霾之中。乍覩天日之漏射。魑魅罔兩。畏避竄匿。已而得醍醐焉。如晴日而帶薄翳。得自河則驕陽炎赫。如惔如焚。而黎民靡孑遺也。夫相家之專擅。濁亂

朝廷極矣。然其政令猶依倣先古之格。恤民之典。求言之詔。雖或屬文具。而猶存其名。知其爲懿美也。至於白河。併其名不舉也。而興造之費。空竭府藏。其所以爲功德。三千佛像。四十萬塔婆。皆塗民之膏血耳。往時相家之侈靡。凋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某相所爲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已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故白河之收權。適所以收天下之怨也。是猶人抱積病者。當其有疾。蹙額抱心。以涉日。雖欲恣飲噉。不

可得。幸而得疾稍退。乃暴食縱酒。宿疾乘之。變成別症。吐瀉狼藉而不可救。保元之亂。是已。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聽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也。宇多欲禪位而已。看護之後。三條之志亦如此。皆爲天下慮爾。白河則欲縱己之欲。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也。鳥羽纔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倣之。奪以予三歲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

之天子與五歲之上皇亂曷有已哉。相家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爾。天子而何苦爲此乎。當相家權盛聽其所廢立而不得自恣。自恣而後天下益不服。大亂塗地。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兒爲之。是之謂以天位爲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

堀河天皇諱善仁。白河第二子。母中宮藤原氏。關白師實養女。實右大臣源顯房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曰寬治。嘉保。永長。承德。康和。長治。嘉承。崩。壽二十九。火葬香隆寺。

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生八歲。關白師實攝政。太上天皇聽決萬機。

寛治元年。丁卯春二月。上皇幸鳥羽宮。儀衛如在位時。夏五月。又幸宇治。留三日。冬十二月。出羽夷酋清原武衡家衡等作亂。陸奥守源義家討平之。初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府將軍。生武貞武衡。武貞爲嗣。武貞生真衡。真衡有異母弟家衡。異父弟清衡。以事相隙。構兵。及

義家爲守。攻家衡。不克。叔父武衡又援之。據金澤柵。義家築長圍。持久困之。終拔之。斬武衡家衡。義家從父賴義征安倍賴時貞任。九年平之。曰前九年之役。至此。三年平之。曰後三年之役。義家奏捷。因請下官符。還獻二酋首。又賞將士有功者。朝議以爲私鬪。不許下符。卽弃首於途而還。

二年戊辰春。上皇幸高野山。敕置阿闍黎。賜僧粟帛。後又幸金峰山。亦如之。冬幸延暦寺。留三日。自是數幸焉。罷大政大臣信長。以攝政師實代任。

三年己巳春正月。天皇加元服。夏。師實罷大政大臣。四年庚午春。上皇幸熊野。敕奉近田百餘町。冬。師實罷攝政爲關白。

五年辛未夏。左馬允源義家。與弟義綱有隙。將鬪。敕禁二家兵士入京師。

七年癸酉春立女御篤子內親王爲中宮。長於帝十九歲。夏。上皇慶法勝寺佛像。放左右獄囚六十人。秋。流近江守高階爲家於土佐。緣坐者解任。贖銅有差。因興福寺僧徒訴其侵蒲生郡神人也。冬。罷右大臣顯房

右大將以其子權大納言雅實兼右大將。

嘉保元年。甲戌春。罷關白師實。以內大臣師通代任。罷左大臣俊房左大將。以權中納言忠實兼左大將。忠實。師通子。秋。前大政大臣藤原信長。右大臣源顯房並薨。二年。乙亥夏六月。上皇徙御閑院。始置院別當。撰納言參議爲之。設兵曹。置北面士。宿直院中。奉宣旨施行。曰院宣。上皇所愛皇女准中宮。號郁芳門院。明年崩。上皇哀戚。遂削髮稱法皇。然聽政如故。

承德二年。戊寅秋。法皇毀閑院。移營於鳥羽。

康和元年。己卯夏。關白師通薨。師通從大江匡房受學。務進材能。黜勢利。嘉保至康和。朝綱稍正。至是。患頭瘍。薨。年三十八。師通不憚上皇親政。曰。豈有遜位之君而聚車於門者耶。上皇聞之。頗自歛。及其薨。無復憚意。是歲。策仁和寺覺行爲法親王。覺行。白河之子。薙髮者。法親王始此。凡白河皇子爲法親王者三人。爲僧者三人。堀河鳥羽以後。世世有之。不可枚舉。

二年。庚辰夏。先是。大內火。上御堀河賀陽兩院。至是。宮成遷御。秋。以權大納言忠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雅實

爲內大臣。

三年。辛巳春。前大政大臣師實薨。冬。前對馬守源義親劫掠鎮西。敕討捕之。流隱岐。義親義家子。

四年。壬午冬十一月。罷忠實左大將。

五年。癸未秋。立皇子宗仁親王爲皇太子。冬。以內大臣雅實兼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忠兼右大將。家忠。師通弟也。家忠素希望大將。而法皇欲以其所寵藤原宗通任之。家忠患之。謀於忠實。忠實教以密託中官爲內援。從之。法皇言旨於帝。帝曰。資望不及家忠。又非有逸

才可超擢也。法皇不能奪。

長治二年。乙酉冬。以右大臣忠實爲關白。

嘉承元年。丙戌是歲旱疫。

二年。丁亥秋七月。天皇崩。帝留心政治。諸曹所奏。夜輒覆視。可疑者。御批使重議。嘗聞一宮女談。有所衆某。貪將逃亡。閔之。敕一僧修法。未刻期。預賜兵衛尉一人。以賞其勞。得尉者。例出錢五萬匹。僧任其人。辨功錢。而請期。帝曰。所衆某貧。宜以汝意私給錢於彼。不必煩修法也。其用意惠下如此。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

季仲等列朝帝敬重之。每事諮詢以爲得人不愧古也。然白河法皇決政院中。帝不能有所爲。

葬堀河天皇

鳥羽天皇

諱宗仁。堀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權大納言實季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五。三十三年崩。壽五十四。葬安樂壽院塔。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生五歲。關白忠實攝政。白河法皇聽決萬機。先是。東宮大夫藤原公實以帝舅希望攝政。屢言於法皇。法皇未決。至卽位日。御內殿。不通人院別當源俊明入門者拒之。俊明曰。面稟急切事。排闥而入。奏曰。日已旰。未舉禮何法皇曰。攝政果可誰

屬關白可否。俊明爲繆聽。高聲答曰。唯。卽趨出。直詣忠實第。傳宣攝政。急行卽位禮。

天仁元年。_{戊子}春。隱岐流人源義親作亂出雲。敕因幡守平正盛討誅之。秋。前鎮守府將軍陸奥守源義家卒。二年。_{己丑}春。敕左衛門尉源爲義。討美濃守源義綱于近江。捕流佐渡。先是。源義家子義忠所殺。莫知誰所使。朝廷意源義明。捕誅之。義綱。義明父也。走據甲賀山。爲義義親子。爲祖父義家子養。

天永元年。_{庚寅}冬。權中納言大江匡房薨。匡房爲三朝帝

師有器識。

三年。壬辰冬。忠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永久元年。癸巳夏。延暦寺僧徒數千詣闕。訴興福寺不法。興福寺僧徒又攻延暦寺。敕源平二家拒郤之。是歲夏。攝政忠實罷太政大臣。冬。改攝政爲關白。

三年。乙未夏。以內大臣雅實爲右大臣。大納言忠通爲內大臣。忠通忠實長子。

元永元年。戊戌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爲中宮。璋子故大納言公實女。嘗爲法皇子養。許嫁關白忠實子忠通。

法皇使忠實女納宮。辭。乃變約納璋子。璋子幼爲法皇所鍾愛。及長私焉。至入宮。猶不改。帝知啣之。

二年。己亥冬。輔仁親王薨。輔仁後三條第三子。白河異母弟。有才學。後三條愛之。遺詔立第二皇子實仁爲白河儲貳。以次及輔仁。及實仁早世。白河背之。立堀河。及堀河疾。今上未生。中外屬望輔仁。終不得立。輔仁退居北山花園。琴歌自娛。法皇優給食邑。慰之一時名士多往遊。世稱三宮百大夫。

保安元年。庚子冬。罷關白忠實內覽文書。

二年。辛丑春。以內大臣忠通爲關白。初忠實忤法皇旨。不納女於宮。謂上輕躁不可保位。既而上稍悛。忠實悔之。會法皇幸熊野。帝敕忠實納女。忠實喜。裝奩已備。法皇還。怒罷之。忠實惧。退居宇治。禱神復職。法皇欲以其子忠通代父辭曰。臣家世此職。有父子授受禮。今不得行之。且父廢子登。臣所不忍。法皇爲動容。敕復忠實職。猶不敢出。乃遂罷之。冬十一月。左大臣源俊房薨。

三年。壬寅冬。以右大臣源雅實爲太政大臣。特敕坐關白上。非藤原氏。上此官始此。雅實質直敢言。爲法皇所敬。

憚。每省父顯房。顯房亦改容。

四年。癸卯春正月。法皇立顯仁親王爲皇太子。使天皇禪位。帝年二十一。太子甫五歲。中宮璋子所生。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長子。母中宮藤原氏。大納言公實女。在位十九年。改元六。曰天治。

大治。天承。長承。保延。永治。禪位。皇太子。後二十三年崩于讚岐。壽四十六。葬白峰。

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

天治元年。甲辰秋七月。罷太政大臣雅實。

大治三年。戊申冬。以攝政忠通爲太政大臣。

四年。己酉春。山陽南海賊起。敕備前守平忠盛追捕。

五年。庚戌二月立女御藤原聖子爲皇后。關白忠通女。

秋七月法皇崩。太上天皇聽政院中。法皇在院決政。四十餘年。擁立三帝。天子仰成篤信佛。造丈六像一百餘等身像三千餘。小佛不知數。多建寺塔。數禁諸國殺生。燒漁網。雖釋奠用素饌。葬白河天皇。

長承元年。壬子春正月。前關白忠實請一入朝坐攝政忠通上聽之。三月得長壽院成。左衛門大尉平忠盛除但馬守。尋擢刑部卿。聽大內昇殿。上皇漁色數微行。忠

盛每隨及建寺。命董役。故賞之諸卿賤其門地。耻與爲伍。謀乘閭刺殺之。上皇益寵之。冬家忠轉左大臣。有仁轉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宗忠爲內大臣。

二年。癸丑上皇納忠實子泰子。

保延元年。乙卯春。以頻年饑疫多災異。盜賊起。敕諸儒言政事得失。式部大輔藤原敦光疏陳七弊。曰。踈祭祀。不信佛。奪農時。重賦歛。縱奢僭。廢學校。虛府庫。是歲二月。罷左大臣家忠。左大將以右大臣有仁代之。權大納言藤原賴長兼右大將。賴長忠實子忠通弟也。

二年丙辰冬以權大納言藤原賴長爲內大臣。是歲五月。左大臣家忠薨。

三年丁巳左兵衛尉佐藤憲清辭官而去。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好和歌。爲上皇宫北面士。有寵。而有遁世之志。一日決志陳情辭官還家。有稚女迎牽父衣。憲清蹴之墜牀。直出削髮。改名西行。年二十三。遂周遊海內。詠歌自娛。其妻亦爲尼。時伊賀守藤原爲業與弟賴業爲經。皆爲僧。隱大原山。與西行相唱和。爲業著大鏡。紀文德以後十四朝事。

賴襄曰。所貴於士者。以其知時也。時有勢焉。有機焉。勢所推移。機所起伏。非必難知也。而莫之知者。有所蔽耳。唯有識之士。能先見之。去危就安。去濁就潔。舉世不知。而已獨知之。知之明。故決之果。彼之所驚。我以爲當然。如藤原憲清。不其然乎。當是之時。天下之勢何如哉。君臣徇私。廉耻喪亡。國家紀綱。所以維持天下者。無一存者。而天下之武健桀驁者。隱然成黨於下。竊咲朝廷。以爲不足畏。朝廷方計較閨閣之寵。易置童蒙之君。宰執之臣。骨肉爭權。不省宮城之外。

有何事。大亂之機將發矣。而上下晏然處之。何哉。譬若失火之家。舉家宴集謹嘆。及鄰間來救始知之。彼汨沒於爭競之間。中熱外譟。顛倒是非。是以其機露於前而不能見。憲清資不過北面官不過左兵衛尉處一世奔波之後。有以窺其端倪。以爲事勢如此。官不可爲。故雖頗受寵使。而決然去之。其曰歸佛辭世。特託焉而遁。或觸焉而發耳。世蓋駭愕。以爲不近人情。不知自憲清視之。舉朝之士。皆喪心者也。憲清弃官之歲。而藤原賴長爲內大臣。後二十年。而保元之

禍作。自是喪亂蔑資。海宇反覆。而憲清嵒居川觀。超然事外。嗚呼可謂士也已。史稱憲清博通兵書。精射善歌。蓋備文武才略者。使少營求攀援而進。如藤原信西。或所不難。而不屑也。乘世之亂。依附姦雄。樹立功名。如大江廣元。又所優爲。而又耻之。觀其異日見源賴朝。贈之寶玩。而出門拋與兒童。可以見其志矣。世稱其無欲而已。吾則欽其有耻有識也。古曰。利使智昏。憲清唯有耻也。是以能識一世之所不能見也。如藤原敦光。稱文學之士。應敕陳得失。言及敬神佛。

日本政記

卷之九

東日藏附

興學校。蓋三善清行之所以言於延喜。而敦光拾之。
是爲何等時。而爲此迂拘之說而不耻邪。如藤爲業。
兄弟。辭官隱居。著史自遣。蓋亦知時之非也。紹繹前
事。託空文以自見。此則憲清之徒也。

五年。己亥秋八月。立皇弟體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
藤原賴長爲傅。

永治元年。

辛酉

春三月。上皇薙髮稱法皇。冬十二月。法

皇使天皇禪位皇太弟體仁。初法皇多內寵。最後納中
納言藤原長實女得子。寵專房。稱美福門院。生體仁。生
四月。立爲儲貳。得子欲其速得位。至是。法皇諭帝禪位。
卽日促書詔。詔案改皇太子曰皇太弟。帝欲須明日審
議。法皇不聽。時百官已備儀。待詔出。而中使往復數次。
終不聽。及暮傳劍璽。帝年二十三。太弟生三歲。

近衛天皇

諱體仁。鳥羽弟。八子。母美福門院。藤原氏。中納言長實女。在位十五年。改元五。

曰康治。天養久平。仁平。久壽。崩。壽十七。火葬船岡山西野。

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關白忠通攝政。法皇聽政院中。尊先帝尊號太上天皇。於是世稱法皇曰本院。上

皇曰新院。

久安三年。丁春。左大臣源有仁罷。尋薨。始鳥羽上皇好修容儀。有仁亦喜修飾。朝服有稜。烏帽有額。始於此。五年。己冬。忠通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尋罷太政大臣。改攝政爲關白。

六年。庚午春正月。天皇加元服。三月。立左大臣賴長女多子爲皇后。夏六月。立攝政忠通女皇子爲中宮。以賴長內覽文書。初賴長欲后多子。不許。忠實親請之。法皇而得之。及立皇子。賴長不懌。忠實欲使忠通讓攝政於賴長。而佗日及忠通之子。又請之法皇。忠通奏賴長凶險。不可。忠實怒。乃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者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源爲義。遣兵入忠通第。奪藤原氏傳家重器。朱器臺盤。以授賴長。又奪其邑獻之法皇。因請使賴長領內覽。於是賴長得專政。忠通備位而已。帝稍

長親信忠通惡賴長然壓於法皇不得如意居常鬱鬱積成疾。

仁平三年。癸酉秋。帝有目疾。欲禪位於雅仁親王子守仁。關白忠通承旨奏請再三。法皇意忠通利其幼弱。不許。忠實聞之曰。愚哉立其子。其父必專權。佗人豈得預乎。久壽二年。亥秋七月。天皇崩。帝無子。上皇冀復位。不然立重仁。重仁其長子也。長而賢。中外亦屬意焉。而美福門院意上皇咒詛帝。法皇近臣受賴長凌辱。啣之。因又譖其與知咒詛事。法皇因欲立帝同母妹暲子爲女主。

又上皇同母弟有雅仁。雅仁子又有守仁。法皇未決誰可立。因密召忠通詢之。忠通曰。捨男立女。舍子立孫。皆非是。宜立雅仁。法皇從之。雅仁稱四宮。性輕謾。無人望。制下。朝野愕然。八月。葬近衛天皇。

後白河天皇諱雅仁。崇德同母弟。在位四年。改元
崩。壽六十七。葬蓮華王院法華堂。

冬十月。天皇卽位於太極殿。以皇子守仁爲親王。卽日立爲皇太子。

保元元年。丙子秋七月二日。法皇崩。羽即夜葬之。上皇入

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不納。上皇大恚還。先是。左大臣賴長失寵法皇。諛事上皇。上皇嘗夜密語之曰。法皇舍宜立之重仁。而立非文非武之四宮。今法皇已昇遐。何憚之有。吾欲舉大事。廢豎子而再踐位。如何。賴長欲立上皇而已。專權。乃力贊之。內大臣實能知之。入諫曰。天位宗廟所幽贊。非人力。陛下宜以天命自安。今信諛言。輕舉。震驚殯宮。恐鬼神不右。上皇不聽。乃令賴長誘召將士。先是實能密啓法皇曰。官車晏駕。大亂必興。宜豫備之。法皇乃署源義朝賴政等十餘

人名。屬美福。緩急召之。時上皇謀頗漏。朝野洶洶。帝召將士自衛。遣檢非違使近畿諸路。捕兵士入京者。時上皇居鳥羽宮。法皇崩。七日修法會田中殿。上皇不臨。出宮。入據白河北殿。召賴長。間道入。召源爲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陳策。奉上皇南狩。兵即不利。遂奔關東。第八子爲朝請。卽夜直襲大內。火攻取帝。奉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曰。吾已約南都衆徒。明日必來。然後戰。十一日。帝御東三條殿。關白忠通以下皆從。遣源義朝平清盛等。攻白河殿。義朝請火攻之。上皇大敗出走。

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累騎將東奔。扶掖至如意山。徒步傷足委頓。揮諸將散之。及夜。從者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投僧房。得粥進。翌日薙髮入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遂火上皇宮。及賴長以下黨與十二第。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欲見此薄命兒。乃齦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朝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仲成。未嘗

加刑朝臣。况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爲義匿於義朝所。清盛叔父右馬助平忠政。亂黨也。清盛素與有隙。乃殺之。以搖義朝。帝果命義朝。誅爲義。義朝請以己功贖之。弗聽。乃謀於其臣鎌田政家。政家曰。齊死寧死於子手。乃使政家誘殺。流爲朝伊豆。遂流上皇於讚岐。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

賴襄曰。保元之亂。其發晚矣。當發於圓融華山之間。

矣。而未發也。當發於三條後一條之際矣。而未發也。何以言之。夫保元之事。雖出帝王之爭位。抑亦出於相臣之爭權。相臣爭權。自昔而然。兼通兼家以兄弟爭之。道兼道隆亦然。伊周道長則以叔姪爭之。而於其帝王各有所黨。欲援而擁之。以逞己志。但彼未及用干戈。而勝負已定。故曰未發也。雖然。兼通兼家相驅逐於朝廷。其與用又相距無幾。源賴信事道兼。欲爲刺殺道隆。因兄賴光言而止。使其不止。則今日之爲義義朝也。伊周弟隆家桀悍有氣。至射中上皇衣。

使其助兄攻道長。立其所欲立。亦所不憚爲。但無親信兵士如源平者。故不能爲耳。故曰保元之禍。其發晚矣。夫崇德雖希復位。非賴長從臾黨援之。烏能以深宮弱質。驟決意動兵乎。而鳥羽之立。後白河。實由於忠通。世以忠通爲溫厚長者。非賴長凶險之比。吾以爲忠通特其言語可聽耳。其姦則勝賴長也。夫四宮爲崇德之同母弟。而美福門院勸上皇立之者。何哉。四宮之子守仁早喪其母。養於美福。美福無佗子可立。而愛其所鞠育。故欲立四宮而及於此也。近衛

帝之患目。欲傳位於守仁。忠通數爲請之法皇。至再三不已。是先保元三年矣。夫帝之患目。微疾也。未必欲俄去位。而忠通忽欲易其位。已可疑矣。及近衛崩。議繼嗣。美福欲直立四宮。則忠通亦贊成之。蓋四宮踈遠無寵者。然以守仁故。出入美福之宮爲其所庇眷。忠通亦結媚於美福。共相結託。以傾賴長。賴長所以失寵於法皇。而走黨崇德者以此。昔者弘仁之變。無藤原仲成。則平城無賴舉事也。承和之恒貞。安和之爲平。拔之者與擠之者。皆出於下。勢每然也。故保

元之禍雖由白河鳥羽。以私愛廢立天子。然發之者忠通賴長也。二人之相軋。本由其父忠實。忠實之憎忠通。以其代己執權。父子且然。况兄弟乎。况叔姪乎。當時君相皆然也。君已徇私。相亦營私。私之極。敗倫理。亡廉耻。而不顧壞其紀綱。非一世也。故曰其發晚矣。而發於此爾。夫欲濟其私。不得不借用兵。而天下之兵皆在武臣之手。不得不借其力。奪一朱器臺盤。亦借源爲義兵。况爭國乎。故彼此並借人兵。以決勝負。如借人錢以爲博奕。勝非我勝也。佗人勝也。天下之

遂歸於武人。奚足恠哉。

是歲敕畿內七道造營大內。

二年。丁夏。左大臣藤原實能罷。秋八月。以藤原基實爲右大臣。忠通子。年甫十五。冬十月。大內成。初關白忠通。請修宮室。鳥羽上皇憚勞費。不果。至是。藤原通憲決議成之。詔復記錄所於太政官朝所。復內宴及相撲節會。進造宮諸國司七十二人位。

三年。戊秋八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是月。忠通辭關白。

二條天皇

諱守仁。後白河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大納言經實女。在位八年。改元五。曰

平治永曆應保長寬永萬禪位皇太子而崩壽二十三火葬香隆寺。

冬十二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尊先帝曰太上天皇決政院中右大臣基實關白庶政。

平治元年己春三月立妹子內親王爲中宮。冬十二月右衛門督藤原信賴以左馬頭源義朝兵作亂圍上皇宮殺少納言藤原通憲遂幽上皇及帝於宮中帝逃幸太宰大貳平清盛第以其兵討賊信賴伏誅義朝東走爲其下所殺梶首京獄清盛以下進官爵有差初信賴三位忠隆子貌美幼寵於上皇累遷中納言兼今官。

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希望爲大將數請上皇上皇以語通憲通憲諫之圖唐安祿山事跡上之信賴啣之稱病不朝信賴素善於中納言源師仲就其第講武事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強幹有才學自相有兵法或曰爲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子親近用事義朝嘗請與婚鄙之不許而爲子娶清盛女經宗惟方等皆嫉忌惟方又與信賴有姻遂相共謀除之因引義朝爲黨闖清盛赴熊野舉事九日白虹貫日通憲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密告之宮女而出奔大

和信賴等不知以爲必侍宴圍而焚之不在乃焚其第遂幽上皇遷帝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爲播磨守十三日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梶首信賴居朝餉所專政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卿議事光賴乃出戒從者有變以我首免勿辱賊手遂入曰今日朝廷何異吾左衛門督也因進坐信賴上端笏勵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信賴俛首衆皆屏息光賴回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召惟

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歎欷流涕使保護二宮曰平氏還力能匡復狂賊不能久也惟方等悔悟清盛還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調事經宗惟方教帝逃出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信賴方醉卧及醒懊悵曰惟方負我惟方短小多智世呼爲小別當至是又呼中小別當謂其中立能左右也敕平氏討賊以大內新建恐羅兵燹宜誘賊出外戰重盛等攻大內且戰且郤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內賊進退失據遂敗走信賴初盛氣

指揮及聞敵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追及義朝於八瀨。呼請與偕。義朝怒搥其面去。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上釋之。不報。平氏兵以敕旨來。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貶官。清盛及子弟皆進官。流通憲子十二人。世以爲出經宗惟方所爲也。信賴圍上皇宮。宮人多墜井死。左大臣伊通戯曰。殺人多者得賞。官井當先受官。義朝東奔。至尾張。投鎌田政家妻父長田忠致家。忠致心動。伏兵浴室。殺之。及政家獻其首。賞爲壹岐守。忠致觖望。平氏臣家

貞者請斬之以懲不忠。不許。義朝諸子皆爲平氏所捕殺。獨第三子賴朝。清盛繼母爲尼者憫之。爲請免死。流伊豆。婢子三人。皆幼以母殊色。清盛納之。因亦得免。平治之亂。盡出於藤原信賴乎。賴襄曰。不然。信賴面白狂童耳。不過希望大將。何必舉兵劫官。徙帝幽上皇。欲何爲乎。彼雖狂駁。何遽欲身爲帝王乎。且上皇乃其所愛寵昵者也。徙帝可也。何幽上皇。然則出於源義朝乎。曰。不然。義朝之觖望爵賞信矣。然不至躁躡宮闈以求之。信賴之不足。與有爲。寧有不知。受其

叙爵晏然居之。何恃而然乎。饒令其怨通憲斃之於路。如殺犬耳。何至犯兩宮。且其心所仇者。平清盛。彼雖強宗。兵不精於我。使義朝有意舉事。何不直攻之。而攻三條殿乎。然則平治之事。出於誰。曰。出於藤原經宗。惟方。自昔婚爲天子。外舅執政常也。經宗爲帝之舅。惟方爲帝之乳母子。二人者以爲帝立。則己執政必矣。而政在於上皇。通憲用事。是二人之所不平也。是以視信賴之不逞於通憲。且輕躁易動。故從臾使作亂。患其無兵也。視義朝之怏怏。放信賴結之。以

清盛爲通憲親姻。瞞其不在。草率舉事。蓋皆出二人之計。其本意在除通憲廢上皇。然後已擁帝以擅政。不然。何以及平氏歸京。獨扶帝逃出。而委上皇於賊乎。信賴不足言也。義朝武人暗於朝典。恃二人以爲可得志。而已盜其功。及其得志。勸帝爲政。不使上皇預焉。可以見其情矣。以上皇憤怒借平清盛之手。以逐二人。而清盛威權倍起。又可以見其勢矣。雖然。二人皆巧黠多智。不露蹤跡。故無幾召還。經宗又以外

戚故富貴終身時無燭其姦者耳。故襄以爲保元之亂出於忠通賴長而平治之亂出於經宗惟方彼皆驕逸不更事者故以兵爲易事輕忽舉之禍遂至此如藤原成親亦然譬若悍婢黠豎利主家財物注火其屋欲乘擾攫取之若夫義朝清盛僕從之有力者赴救効力焦頭爛額或爲其詐誤至胥以陷罪一勝一負所就迥別其初念皆不及此也。

永曆元年庚辰春正月納太皇太后藤原氏于宮大納言公能女爲左大臣賴長所養近衛皇后是也保元亂後幽居上聞其美諭旨公能納之朝臣公卿引唐高宗納武氏事諫之上皇亦不可上不聽曰是朕家事不問外議天子無父母何有於先皇哉遂冊立爲皇后世呼二代后三月上皇令平清盛收藤原經宗流于阿波藤原惟方流于長門經宗以上舅惟方以乳母子親任用事每事以上旨行不使上皇知上皇自仁和寺之八條第時登閣觀望二人以上旨施板爲蔽上皇恚收之清

盛欲殺之前關白忠通請而減死。秋八月以內大臣藤原伊通爲太政大臣。基實爲左大臣。關白如故。藤原公能爲右大臣。藤原基房爲內大臣。基房忠通子。伊通上疏言三事。一曰。用人材宜舍短取長。二曰。宿衛宜選材武不可備文具。三曰。君臣所學皆要濟時不宜徒事詩賦。是歲以平清盛叙三位尋任參議。踰歲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爲權中納言。

應保元年。辛亥秋九月。奪左中將藤原成親。右少辨平時忠等官。皆上皇所親近也。帝啣上皇收經宗等。故報之。

也。

二年壬午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經宗。尋復本官。是歲平清盛叙從二位。

長寬二年甲申秋八月崇德上皇崩于讚岐崇德在遷所刺血書大乘經成。請藏京師佛院後白河上皇不許。崇德大恚。齶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爲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廻向惡道。自是成疾遂崩。其後亂不止。勅建廟粟田祀之。冬閏十月。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實爲內大臣。兼實基房弟。是歲前關白忠通薨。忠通工歌

詞善書。嘗有乞寺榜者。既成聞陸奥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怒奪還之。

永萬元年。乙酉平清盛任權大納言。夏六月天皇不豫立皇子順仁爲皇太子。禪位上尊號太上天皇。帝頗用心政治。與關白基實謀。未嘗咨稟上皇時。論謂帝長於政事短於孝道。

六條天皇

諱順仁。二條第二子。母伊岐氏。大藏少輔兼盛女。在位四年。改元一。曰仁安。禪位皇太子後八年崩。

秋七月天皇卽位於大極殿。甫二歲。關白基實攝政。後

白河上皇決政院中。太上天皇崩。八月葬二條天皇。興福延曆二寺會葬。爭班構兵。京師訛言。上皇令僧徒討平氏。平氏聚兵自衛。大內亦戒嚴。上皇親往諭清盛。清盛稱疾不見。

仁安元年。丙戌春三月。召還流人藤原惟方。秋七月。攝政基實薨。近衛祖以左大臣基房攝政。冬十月。立皇叔父憲仁親王爲皇太子。甫六歲。初上皇納兵部少輔平時信女滋子嬖之。生親王欲立之。親王母滋子。清盛妻妹也。後稱建春門院。十一月罷攝政基房左大臣。以

經宗爲左大臣。內大臣兼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平清盛爲內大臣。

二年。丁亥春二月。以平清盛陞從一位太政大臣。

三年。戊子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倣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功勞不及

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高氏。過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焉爾。故藤原通憲不許婚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己之望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難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酬其勞。今年任中納言。

明年任大納言。勢已駭駭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又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真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進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慎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况武人之負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而騎之。欲

中下。不可得。况欲搏而斃之。速其噬攫。莫足恠焉。清盛之意。則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己之子爲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恠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嵎。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

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櫻之而大傷。承久
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敝。殮之。而愛養一猛惡
者。延元之事是也。

日本政記卷之九

